

上海这边,近日掀起了“柏林爱乐”的旋风。由基里尔·别特连科率领的柏林爱乐乐团“驻演”申城,又一次点燃了本地的“交响乐热”。这几天,有朋友碰到我,几乎都会问,柏林爱乐你看了没有?仿佛一位爱乐者,如果没有看过柏林爱乐,就不配称爱乐者似的。

同样,这些日子里,在大洋彼岸的墨尔本,“日落”正红。由莎拉·布莱曼领衔主演的音乐剧《日落大道》(Sunset Blvd),正在这个澳洲文化之都“驻演”。据说连演连满,盛况空前。《日落大道》由音乐剧大师韦伯作曲,讲述了一个过气女明星的故事,旋律好听,舞美绚烂,吸引世界各地的音乐剧爱好者打“飞的”前来。

上星期四中午,女儿微信我,她买到了《日落大道》的学生票,晚上要去看莎拉·布莱曼啦!我说,好羡慕你的运气!当晚,女儿提前到达了公主剧院,并发来照片说,剧院内外,到处是人。因为喜欢莎拉·布莱曼,女儿特地花了30澳元,购买了一本节目册。她得意地说,购买时,旁边两位中国女生一打听价格,做了个咋舌表情,连忙跑开了……

一个多小时后,大概是中场休息时,女儿又发来微信,说,生气!明明说好是莎拉·布莱曼演的,结果临时换角,上台演出的是B角Silvie!我安慰道,反正谁唱都一样。她说,不对啊!我明明是冲着莎拉·布莱曼来的!她还说,旁边座位上,本来坐着两位老爷爷,开演前还在兴奋地讨论着剧中的几首歌……现在中场休息,早已走人了!

后来,女儿上网搜索才发现,自6月7日以来,莎拉·布莱曼已多次缺席演出。有人订的是看A角的演出票,结果出场的是B角;有人早上打电话确认还

是A角,一到晚上却又变了;最可气的是,有人买的是A角主演的早鸟票,结果临时改为B角后,当场票的价格降得比早鸟票还便宜……大家纷纷议论,难道,要看莎拉·布莱曼出演,真的像“开盲盒”一样?

“开盲盒”,这是近年来的网络流行词,原本指购买不确定的商品,享受其中的刺激和惊喜。后来,它又引申到社会生活。例如,高考答题,就像“开盲盒”,不知考题是难是易?填报志愿,也像“开盲盒”,不知将来会被哪个专业录取?毕业后就业,依然是“开盲盒”,工作是不是称心?遇到的上司、伙伴是好是坏?另外,恋爱、结婚、社交、生活等等,哪一项不像是在“开盲盒”?

女儿观看《日落大道》,就等于“开盲盒”,结果还不算差。演出结束时,女儿评论道,嗯,虽然不是莎拉·布莱曼演的,但Silvie演得很出色!难怪开演前,剧场灯暗,广播里报告由Silvie替代莎拉·布莱曼出演时,全场还会响起热烈的掌声。第二天,她又兴奋地告诉我,网上有人称,谁唱不重要,好听就行!甚至有人这样评价:Silvie唱得比莎拉·布莱曼还要好!假设没有莎拉的话,Silvie是“妥妥的A卡”!

现在看来,女儿这次“开盲盒”,实际上是体验了一种生活。每个人的未来,都会遇到很多不确定。因为不确定,就会带来各种挑战与可能。只要有足够的心理承受力(过去叫“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刺激就会得到满足,失望就会变成惊喜。

所以说,打开未来的“盲盒”,见到“莎拉·布莱曼”固然好,若是见到“Silvie”,也很不错哟!

看莎拉·布莱曼,就像开盲盒

读史老张

外公今年年逾九旬,早年跟着新四军部队工作,后来转业到了地方,成为法院的一名干部。

外公退休而不休,继续发挥余热。他爱好书画,就带领单位的离退休干部练习书画;还时常组织采风活动,乐而有为。单位见他组织能力强,于是继续为他保留办公室,他也不客气,反正一个个人过,有时就去单位食堂吃饭。

外公弟兄四个,他是老大,父亲早逝,全靠母亲把四个儿子拉扯大,四个孩子皆有出息,不是干部,就是教师。外公膝下有两儿一女,各有家庭,但他却不愿意麻烦他们,自己生



每年6月,上海都会给这个世界带来斑斓多彩的颜色与梦想,影视上海与现实上海相互映照,彼此都呈现了最温情、最柔软的美好形象,狂欢与优雅,在上海影视双节上有无处不在的体现。透过无限丰富的艺术影像,我们不仅是在走进、体验、沉浸、回味一段段经过艺术化加工的虚构生活,更是在无限可能的艺术真实中一次次找到了安顿内心的回家之路。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人民城市建设的重大理念是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的制度优势,更是能够建构人民美好生活的根本遵循。新时代的美好生活更多地意味着精神上的富足,如何能够在真实生活之外非常方便地进入丰富的艺术生活,是美好生活的重要来源。上海是人民城市重大理念的起源之地,也是人民城市建设探索和实践最为活跃的高度城市化区域,一江一河的贯通与活化、梧桐树下的城市烟火是人民城市鲜活的生活体验,一年一度的“金爵”璀璨、“玉兰”飘香则是

去皖南、扬州,去山里、乡村,他会高兴得像个孩子似的,满脸慈祥和温馨。

他对晚辈,无论是子女,还是孙辈,几乎没有特别的要求,只要他们高兴就好,也不干涉他们的职业或者学历。他完全可以以自己的身份给他们带来一些福利,但他没有,至多就是在他生日或新年,拿离休金给他们包个大红包。他的花销极少,故能攒下一笔钱。他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不买名牌衣服;住的是老旧的分配房,屋内基本是一些书报和花草草。他喜欢看《书法报》《美术报》,每当有人夸他画画有进步时,他会像孩子一般憨憨地笑。他乐意别人肯定他对爱好的努力,但他也知道,自己只是业余玩玩,不会当真。每当又获得了新的

荣誉或者奖章,他会戴着或者拿着拍照,挂在墙上,使人想起小孩子获得奖状后的开心样子。

如果他走在买菜的路上,你一定看不出他曾经是指挥千名战士合唱军歌的指挥。他曾戎马半生,一心报国。如今,他还是单位老干部书画组的带头人,他觉得自己一直在路上,只要单位需要他,他可以一直不退休。

这位外公是妻的外公。我觉得这位外公很亲,且可敬。

所以,打开未来的“盲盒”,见到“莎拉·布莱曼”固然好,若是见到“Silvie”,也很不错哟!

人民城市慷慨无私的艺术馈赠,影像上海不仅是在艺术形态的意义上丰富了上海文化的丰厚内涵,在与上海城市发展同频共振的历史进程中,影视文化中的上海与因上海而生的影视创作,同样也汇聚积淀为不可或缺的上海城市文脉,每年六月的上海影视双节是上海文

陆机一管笔,一挥而就《平复帖》,成为“法帖之祖”,傲占九大“镇国之宝”一席。谁能想到,其与上海机缘颇深。凭借《平复帖》1700多年的传承,上海松江区被命名为“中国书法之城”。

梅雨时节,驱车松江小昆山。此时余山脚下的小昆山园,像一幅山水画,四周柳荫如烟,燕雀嬉闹;园内古树叠翠,修竹婆娑,幽逸宁静。明《菽园杂记》记载:“昆山在松江府华亭界,晋陆机兄弟生其下,皆有文学,时人比之‘昆冈片玉’。”

陆机家世显赫,其祖父陆逊声名天下,是三国东吴大都督,孙权将松江赐他为封地,并封“华亭侯”,其父陆抗也是名将。陆机自幼能诗善文,工书法、精武术。《晋书·陆机传》云:“机身长七尺,其声如钟。少有异才,文章冠世。”

那是一个兵马驰骋的年代,晋武帝于公元280年举兵灭吴,陆家一门忠烈,那年陆机18岁,弟弟陆云17岁,“二陆”被俘后遭流放。翌年,喜好书法的晋武帝动了惻隐之心,将他们放归故里。故园锦楼早已灰飞烟灭,他们在小昆山下建起“二陆草堂”遮风挡雨,在崖壁下筑一简陋的石板读书台,取清溪磨墨挥毫,随鸟鸣吟文唱诗,伴山岚论古说史。陆机先习钟繇之书,又效法索靖,力求另辟蹊径、自创书风。

读书台十年岁月,陆机“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正是这扎实的铺垫,让陆机书写出中国书法史上“天下第一文人墨迹”的《平复帖》及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文论《文



山海情深 (篆刻) 徐兵

春天的乡野是最迷人的,风中总是有一股清澈的香气。四月天,杨柳畔,孩童放纸鸢,大人赶庙会,好不热闹。

三四岁时的我,和爷爷奶奶住在乡间的大房子里,门前围着一圈生机勃勃的万年青,门外是一条长数里的小河,里头映着朝霞和余晖。小小的我,每当坐在河边,就会情不自禁地望向河那边,小小的脑袋里,充满了好奇。我想,那一望无际的绿里,必定住着一位美艳无比的仙女吧。

于是,我抬头望向正在挑拣茶叶的奶奶,手指指向对岸,用着软糯糯的语调哼着:“奶奶,想过去。”

奶奶没有停下手中的活,侧脸瞅了一眼,告诉我,“想要过去,可得绕好大一圈哩!奶奶年龄大了,这么多农活,哪有时间背着娃过去,再说了,那里树多,阴暗,有蛇。”我有些不悦地咕嘟着,“就去一次嘛。”奶奶似乎看出了我不满的小心思,拉着我,认真地说道,“等娃长大了,有出息了,就修一座桥,架在中间,那可方便多了!”

“桥?”我疑惑了,“长什么样子呢?”奶奶拎着菜篮走向厨房,我望着傍晚的炊烟袅袅升起,夹杂着些许彩色的光,仿佛瞧见了一条拱形的彩虹,它的两端连接着大地的两端,不知名的鸟儿乘着它

互鉴的绝佳平台。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文化品牌是当前上海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的努力方向,已经结束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和上海国际电视节,让我们看到了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力。上海文化品牌的打造不仅要提升世界层面的对外影响力,同时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前提和基础是文化品牌的打造能够在多大意义上传达、丰富和彰显城市精神品格以及城市的核心价值。从这个层面去理解上海国际电影节和上海国际电视节的重大意义,光影上海已经成为上海城市文化内涵不可分割的内在构成,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则助力上海文化发展时刻坚持守正创新,以永续的文化之力让人民城市更加美好。

这个简朴之处,构建起那个时代一座高迈的精神家园,也为上海树起一座文化高峰。苏东坡曾长途跋涉到小昆山拜瞻,在读书台的石壁上题字“夕阳在山”,可惜已无从查考,让人心中感慨万千。

“二陆”因诗文书法声名鹊起,公元289年,踌躇满志至洛阳,有人形容他们“龙跃云津”“凤鸣朝阳”,但他们在官场却遭冷遇。西晋,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转型期。从晋惠帝元康元年起,开始了长达十六年

小昆山的“大世界”

管苏清

之久的“八王之乱”,朝代更迭,政治混乱,兵祸连年。

《平复帖》是陆机在鼓角相闻之际写下的,那么从容淡定。这9行84字写于麻纸之上,是给一位身体多病、难以痊愈的友人信札,因其中有“恐难平复”字样,故名《平复帖》。这是中国古代存世最早的名人书法真迹,也是历史上第一件流传有序的法帖墨迹。其运笔遒劲凝重而古奥奇谲,墨色带燥方润而将浓遂枯,枯涩沉郁中见华逸雍容,章法气韵相连而意畅神合,节奏起伏而纵横捭阖。明代书画巨擘董其昌以饱蘸崇敬的笔墨在《平复帖》后题跋:“盖右军以笔,元常以后,唯存此数行,为希代宝。”《平复帖》最终由收藏大家张伯驹以巨金购得,于1956年将其捐献国家,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飞向天空的更远处。“啊,原来彩虹就是桥,以后,我要搭建一座彩虹桥!”我欢呼着。

长大后,我离开了家乡,前往英国求学,在那孤身一人、走南闯北的日子里,我深切地思念着儿时奶奶家门前的小河,以及心心念念的“彩虹桥”。愈发明白桥深入人们的生活,除却便利了交通,更引人无限遐思,是跨越、是沟通、是思念、是和谐、是联动、是友谊等诸多精神意象和内涵。

于是,今年春节,我回到了那片生养着我的土地。几年未归,过去的绿茵地、青草丛,一切都变了——家门口架起了一座高高的

大桥,桥的这边是高铁站,桥的那边却是一望无际灰蒙蒙的远方,桥上行驶着的是轰隆隆的一列列班车,班车上满载着返乡的或是离乡的人儿。

我站在田埂上,风迅速地盘旋着,乡愁的味道随着风里的湿气,越来越淡,越来越淡。我不禁加快了步伐,想去追赶,但还是伫立在原地。我知道,我想追赶的,是那片自然纯真的绿,而将我淹没的,是时代掀起的一簇簇浪花。

后来,我也看过很多桥,但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青浦重固江南古村落的桥,那里有20多座古桥,江口的兆昌桥,桥上有一副楹联,“人烟盛处香烟盛,德泽深时福泽深”,古老且精致,好似照见了当年的盛景。穿过桥,热闹与繁华,尘封的记忆打开,一缕乡愁攀上心头,让我仿佛梦回慈航;当年的徽商,也曾名震一时。

我看过的其他的桥,就再也没有乡愁的味道了。如今,故乡变成了记忆中的一幅画,我离得越远,它反而越深刻,记忆里的那片绿、曾立志架起的“彩虹桥”,终究成了内心的一股力量,支撑着我坚定地走下去。

心弦不停拨动,风景不停变化,别人的故事、自己的故事交织起来,丰富了人生。请看明日本栏。

心弦不停拨动,风景不停变化,别人的故事、自己的故事交织起来,丰富了人生。请看明日本栏。

不退休的外公

王道

活,读书、看报、练习书画,外出采风,不亦乐乎。外公几乎每年都会回老家泰兴,为母亲上坟,看望健在的老人,尤其是弟弟——唯一留守在家的弟弟。只是他不愿意麻烦四弟和晚辈,总是先在镇子上吃完饭再回村。当然,四弟和晚辈会热情款待他一行,买菜做饭,家乡风味必不可少。外公吃得舒适,甚至还会打包,回南京继续享受家乡的味道。

外公不请保姆,也没有钟点工,买菜做饭、打扫卫生等都是亲力亲为。如果女儿或儿子来,他们做什么,他就吃什么,没有特别要求。子女带他旅游,

在光影上海中讲述人民城市的温暖与精彩

郑崇造

质,对于人的尊重、对于生活的敬畏、对于真善美的追求体现在每一部优秀的电影和电视剧中,体现在对于艺术观念和艺术规律的把握上。第26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第29届上海国际电视节上,几乎所有的参展作品和获奖作品都以艺术的方式塑造了一个鲜活立体的艺术形象,讲述了一段段触手可及的火热生活,而人的彰显则是所有艺术创作的灵魂所在。人民城市是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同时也是人类文明交流

心中的彩虹桥

崔子润

飞向天空的更远处。“啊,原来彩虹就是桥,以后,我要搭建一座彩虹桥!”我欢呼着。

长大后,我离开了家乡,前往英国求学,在那孤身一人、走南闯北的日子里,我深切地思念着儿时奶奶家门前的小河,以及心心念念的“彩虹桥”。愈发明白桥深入人们的生活,除却便利了交通,更引人无限遐思,是跨越、是沟通、是思念、是和谐、是联动、是友谊等诸多精神意象和内涵。

于是,今年春节,我回到了那片生养着我的土地。几年未归,过去的绿茵地、青草丛,一切都变了——家门口架起了一座高高的

大桥,桥的这边是高铁站,桥的那边却是一望无际灰蒙蒙的远方,桥上行驶着的是轰隆隆的一列列班车,班车上满载着返乡的或是离乡的人儿。

我站在田埂上,风迅速地盘旋着,乡愁的味道随着风里的湿气,越来越淡,越来越淡。我不禁加快了步伐,想去追赶,但还是伫立在原地。我知道,我想追赶的,是那片自然纯真的绿,而将我淹没的,是时代掀起的一簇簇浪花。

后来,我也看过很多桥,但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青浦重固江南古村落的桥,那里有20多座古桥,江口的兆昌桥,桥上有一副楹联,“人烟盛处香烟盛,德泽深时福泽深”,古老且精致,好似照见了当年的盛景。穿过桥,热闹与繁华,尘封的记忆打开,一缕乡愁攀上心头,让我仿佛梦回慈航;当年的徽商,也曾名震一时。



历史有许多偶然,西晋太安二年(303年),43岁的陆机走向生命结尾时,“书圣”王羲之降生。王氏家族为东晋王朝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其幼承庭训,临池学书,无意于官场而沉涵笔墨。其直至永和七年(351年)49岁时,才赴山阴(今绍兴)出任会稽内史、右军将军,故世称“王右军”。

公元353年,东晋永和九年三月初三,王羲之与谢安、孙绰等人雅集修禊于绍兴兰亭,畅叙幽情,诗文唱和。众人诗汇编《兰亭集》,王羲之即挥毫作序,由此产生了中国书法史上的“天下第一行书”,真迹虽渺无踪影,好在历代书家摹本留下了几十种。米芾诗云:“翰墨风流冠古今,鹅池谁不爱山阴;此书虽向昭陵朽,刻石犹能易万金。”写下《兰亭序》后,官场对王羲之的排挤,为了不再上演陆机的悲剧,其即称病辞官,隐居避世,翰墨相伴。

唐太宗李世民撰《陆机传论》《王羲之传论》,高度盛赞陆机为“百代文宗,一人而已”,亦诗点评王羲之云“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

松江与绍兴共处江南,同被地缘文化滋养,在两晋时空中交相辉映,从《平复帖》到《兰亭序》,陆机与王羲之共同创造了中国书法史公认的巅峰期。这是中国文化之幸也。

飞向天空的更远处。“啊,原来彩虹就是桥,以后,我要搭建一座彩虹桥!”我欢呼着。

长大后,我离开了家乡,前往英国求学,在那孤身一人、走南闯北的日子里,我深切地思念着儿时奶奶家门前的小河,以及心心念念的“彩虹桥”。愈发明白桥深入人们的生活,除却便利了交通,更引人无限遐思,是跨越、是沟通、是思念、是和谐、是联动、是友谊等诸多精神意象和内涵。

于是,今年春节,我回到了那片生养着我的土地。几年未归,过去的绿茵地、青草丛,一切都变了——家门口架起了一座高高的

大桥,桥的这边是高铁站,桥的那边却是一望无际灰蒙蒙的远方,桥上行驶着的是轰隆隆的一列列班车,班车上满载着返乡的或是离乡的人儿。

我站在田埂上,风迅速地盘旋着,乡愁的味道随着风里的湿气,越来越淡,越来越淡。我不禁加快了步伐,想去追赶,但还是伫立在原地。我知道,我想追赶的,是那片自然纯真的绿,而将我淹没的,是时代掀起的一簇簇浪花。

后来,我也看过很多桥,但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青浦重固江南古村落的桥,那里有20多座古桥,江口的兆昌桥,桥上有一副楹联,“人烟盛处香烟盛,德泽深时福泽深”,古老且精致,好似照见了当年的盛景。穿过桥,热闹与繁华,尘封的记忆打开,一缕乡愁攀上心头,让我仿佛梦回慈航;当年的徽商,也曾名震一时。

我看过的其他的桥,就再也没有乡愁的味道了。如今,故乡变成了记忆中的一幅画,我离得越远,它反而越深刻,记忆里的那片绿、曾立志架起的“彩虹桥”,终究成了内心的一股力量,支撑着我坚定地走下去。

心弦不停拨动,风景不停变化,别人的故事、自己的故事交织起来,丰富了人生。请看明日本栏。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